名將傳 一

共三

丙子新刊

海東名將傳

四名堂藏

序

天下之大業二文與武而已春秋傳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易之繫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繼之曰弧矢

之利以威天下二者並行而不可偏廢也三代之盛皆用此道所以長治久安後世莫及焉逮夫漢唐以下未聞捨二者而為國者惟我東方疆

域荒遠人才寡陋不能比
侔中夏幸賴殷師之遺教
得免左衽之俗而三韓之際
人文未闢羅麗以後始能經
邦制治而大抵以干戈立國

以殺伐爲長技收攤堅禦侮
出奇應變者代不乏人如新
羅之金角干句麗之乙支公
手勘大難功蓋三韓雖古
名將無以過之以至王氏存

百年之間契丹蒙古紅巾流
寇之類破城屠邑魚肉生民
殆無虛歲而必有折衝敵愾
之才出而應之有若姜太師
金上洛諸人尤其傑然者兵

力未嘗少屈疆土以之不蹙故
天下憚之稱爲強國洎我
本朝封域猶古人民不加少而
兵力戰功遠不及於勝國一遭
壬辰之亂八路瓦解苟不藉

皇朝之力則將不能為國矣
至於丙子之猛則鐵騎長驅
如升虛邑奔走喘汗乞命
於數旬之間此其極何哉職
由於文治勝而武力不競浸

淩然委靡脆弱莫之振矣及至喪亂既平恬然無事寧不哀痛余爲是懼乃聚東方名將上自羅麗下及本國以立列傳將以援古而警今

焉使夫國中士大夫咸知文武本無二致而安危注意互相輕重也竊觀我朝名將如李忠武權元帥郭紅衣數公其魁才雋功無遜於

羅麗則不可謂國無人矣特
儲養無素臨亂托重章而成
功耳非所謂折衝千里之外
壯國勢而威遠人也噫本朝
人物之興可謂蔚然盛矣道

學也文章也節義也上埒於
唐宋非外國之所敢擬則斯
可以有辭於天下矣後之秉
史筆者庶無愧色而獨於
干城之才則反不逮於三分

之時豈山川之生化不古若也無乃天之蒐戚厚於此而嗇於彼歟惟幸西南講好雞狗不警式至數百年享升平之樂此實

祖宗之積德國家之洪福也
雖然謀國遠猷不可恃此而
爲安也孔子曰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深哉聖人之訓也讀
此書者尚可以知余意也

甲寅仲春耳溪洪良浩序

海東名將傳卷之一目錄

黑齒常之

高麗

庾黔弼

姜邯瓚

楊規

尹瓘

海東名將傳卷之一

新羅

金庾信

金庾信新羅王京人也十二世祖首露王以後漢建武十八年開國于駕洛九村號曰加耶後改稱金官國子孫相承至九世孫仇亥是爲庾信曾祖羅人自謂少昊金天氏之後姓金而庾信碑亦云軒轅之裔少昊之胤蓋與新羅同姓也祖武力爲新州道行軍摠管嘗領兵獲百濟王斬首萬餘級父舒玄官至蘓判嘗路見葛文王子肅訖宗之女萬明心悅之不待

媒妁而合舒玄爲萬弩郡太守(郎今鎭川山名胎靈)將與俱行訖宗始知女子與玄野合疾之囚於別第忽雷震屋門守者驚亂萬明從竇而出遂赴萬弩郡舒玄於庚辰夜夢熒惑鎭二星降於己萬明亦夢見童子衣金甲乘雲入堂尋有娠二十月而生庾信是眞平王建福十二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乙卯也將定名謂夫人曰吾以庚辰夜吉夢得此兒庚與庾字相似辰與信聲相近況古有名人庾信者乎遂名庾信及長爲花郎人多服從號龍華香徒年十七見句麗百濟靺鞨侵軼國疆慨然有削平之志獨行入中嶽石窟齋

戒告天曰敵國無道擾我封埸一介微臣不量材力志清禍難惟天降監假手於我居四日忽有老人被褐而來曰此地多毒蟲猛獸貴少年何爲獨處也庾信知其非常人再拜進曰僕新羅人欲雪國恥來此冀有所遇耳老人默然無言庾信垂涕懇請老人乃言曰子年尚幼而有幷三國之志不亦壯乎授以秘法曰愼勿妄傳用之不義反受其殃言訖而去躡其後不見惟山上有光爛然庾信於是自負復携寶劒入咽薄山燒香祈天三日夜虛角二星光芒下垂劒若飛動建福四十六年八月王遣伊飡任求里蘇判

大因舒玄等攻高句麗娘臂城麗人逆擊之死者衆多庾信時爲幢主脫胄而告父曰臨戰不勇非孝也乃跨馬拔劒出入賊陣斬將提首而來羅軍乘勝奮擊殺五千餘級擒一千餘人城中懼皆出降善德王十一年百濟敗大梁州金春秋女子古陁炤娘從夫品釋死春秋恨之欲請高句麗兵以報百濟謂庾信曰吾與公爲國股肱我若入彼見害公其坐視乎庾信曰公若往而不還僕之馬跡必踐麗濟兩國之庭矣遂噬指以盟後庾信爲押梁州軍主時春秋聘于句麗過六旬未還庾信揀國內勇士三千人語之曰

國之賢相被拘於他國其可畏死不犯難乎衆曰將
軍有命雖死敢不從乎句麗王聞諜者之言厚禮春
秋而歸之十三年九月王命庾信爲上將軍伐百濟
加兮等七城克之未幾百濟大軍來攻買利浦城王
又命庾信拒之庾信聞命行擊走之斬二千級復命
未歸家諜者又告濟兵出屯國界王復謂庾信曰煩
公不憚勞及其未來備之庾信又不入家練卒西行
其家人皆出門以待庾信過門駐馬令取漿水於家
啜之於是諸軍皆曰將軍猶如此吾輩豈恨離別骨
肉乎及到境上濟兵望見兵衛甚整不敢迫而退王

聞之甚喜加爵賞十六年眞德王繼善德王而立大臣毗曇廉宗謂女主不能善理擧兵欲廢之屯於明活城王師營於月城攻守十日不解夜有大星落於月城毗曇等謂士卒曰落星之下必有流血此殆女主敗績之兆乎士卒歡聲振地王聞之大懼庾信見王曰吉凶無常惟人所召德勝於妖則變異不足畏也乃造偶人抱火載於風鳶而颺之翼日宣言於路曰落星還上又刑白馬祭於落星之地祝曰今毗曇等以臣謀君此所謂亂臣賊子人神所共疾天地所不容惟天之威善善惡惡無作神羞於是督諸將奮

擊之毗曇等敗走追斬之夷其族十月濟兵來圍茂山甘勿桐岑等三城王遣庾信率步騎一萬拒之力戰氣竭庾信謂丕寧子曰事急矣非子誰能激衆心乎丕寧子拜曰聞命矣遂赴敵力戰子舉與奴隨之共死軍士感奮爭進大敗賊兵斬三千餘級眞德王大和元年春秋以不得請兵於高句麗遂入唐乞師太宗皇帝曰聞爾國金庾信之名其人何如對曰庾信雖少有才智若不藉天威豈能除隣患乎帝曰新羅忠順素稱君子之國也何可不救乃詔將軍蘇定方帥師二十萬征百濟時庾信爲押梁州軍主飮酒作

樂若無意於軍事州人謗之曰衆人安居日久力有餘可以一戰而將軍醉不省奈何庾信聞之知民可用請于王曰今觀民心可以有事請伐百濟以報大梁之役王曰小大不敵奈何對曰兵之勝否不在大小顧人心何如耳今吾人心可與同死百濟不足畏也王乃許之遂簡練州兵至大梁城外百濟逆拒之佯北至玉門谷濟兵輕之大率衆來羅兵伏發擊其前後大敗之獲濟將八人斬獲一千級遣使告百濟曰我軍主品釋及其妻之骨埋於爾國今爾將八人被執於我以生八人之命易二死人之骨可乎濟人

乃掘二人之骨櫝而還之庾信乃放送八人遂乘勝入濟境攻拔嶽城等十二城斬首二萬餘級生獲九千人論功增秩伊飡爲上州行軍大摠管又屠進禮等九城斬九千餘級虜六百人已而春秋入唐請得援兵來見庾信曰生還復與公相見豈非天耶對曰庾信仗國威靈再與百濟大戰拔城二十斬獲三萬人又返品釋與夫人之骨快雪梁州之恥此實天幸吾何力焉春秋感其義二年八月百濟將軍殷相來攻石吐城王命庾信及竹旨陳春天存等禦之分軍爲五道互相勝負屯於道薩城下有水鳥東飛過將

軍幕將士以爲不祥庾信曰今日必有濟人來諜者汝等佯不知勿問也仍徇于軍中曰堅壁不動待明日援兵至決戰諜者聞之歸報殷相殷相疑之不敢擊於是庾信出兵奮擊殺殷相等十將虜正仲等百人斬卒八千九百八十人獲馬萬匹鎧一千八百領濟將正福以卒千人來降皆釋之永徽五年眞德王薨無嗣庾信與伊飡閼川等定策迎立春秋是爲太宗王永徽六年乙卯九月庾信入百濟克刀比川城是時百濟君臣奢淫無道不恤國事民怨神怒災異屢見庾信告于王曰百濟無道罪浮桀紂此誠吊民伐罪

之秋也七年庚申夏六月王與太子法敏大發兵至南川而營時入唐請師者波珍飡金仁問與唐大將蘇定方劉伯英領兵十三萬過海到德物島王命太子與庾信天存等以大船一百艘載兵來會太子見蘇定方定方謂太子曰吾由海路太子陸行以七月十日會于百濟都泗沘之城今扶餘太子歸告王率將士行至沙羅䕃定方金仁問等沿海入依伐浦海岸泥淖不可行乃布柳席以渡師唐與羅合擊百濟滅之虜其王義慈是役也庾信之功爲多唐帝遣使褒嘉之定方謂庾信仁問良圖三人曰吾受命以便宜

從事今以所得百濟之地分錫公等爲食邑以酬功
如何庾信對曰將軍以天兵遠來副寡君之望雪小
國之讎一國臣民欲報無階吾等何可獨受賜以自
利乎遂固辭不受唐人旣滅百濟營於泗沘之上九
月三日遂以濟王及臣寮九十三人卒二萬人自泗
沘泛船而歸留郎將劉仁願等鎭守之定方旣獻俘
天子勞之曰何不因而伐新羅定方對曰其君仁而
愛民其臣忠以事國雖小不可圖也庾信嘗以中秋
夜率子弟立門外忽有人從西來庾信知爲句麗諜
者呼使前曰而國有何事其人俯首而不敢對庾信

曰吾國王上不違天意下不失人心百姓欣然樂業今爾見之往告而國遂慰送之麗人聞之曰新羅雖小國庾信爲相不可輕也六月唐高宗遣將軍蘇定方等征高句麗入唐宿衛金仁問受命來告兵期於是文武王率庾信仁問文訓等發大兵向句麗行次南川州鎭守劉仁願以所領兵自泗沘泛船至鞋浦下陸而營時有司報百濟殘賊屯聚公尾山城遮路不可前於是庾信進兵圍城使人語賊將曰而國不龔致大國之討順命者賞逆命者戮汝等獨守孤城欲何爲乎賊高聲唱曰城雖小兵食俱足士卒義勇

寧爲死戰誓不生降庾信笑曰窮鳥困獸猶知自救此之謂也乃揮旗鳴鼓士皆冒鋒薄戰及城陷執賊將戮之饗士秣馬將往會唐兵王前遣太監文泉移書蘇將軍至是復命傳定方之言曰我受命萬里涉滄海而討賊艤舟海岸已踰月軍士不至糧食不繼危甚矣王其圖之王問羣臣皆不能對庾信前進曰今日是老臣盡節之秋也當向敵國以副蘇將軍之意王前席執其手下淚曰得公賢弼可以无憂庾信行至縣鼓岑之岫寺齋戒閉門獨坐焚香累日夜而出私自喜曰吾今之行得不死矣王以手書告庾信

曰出疆之後賞罰專之也十二月與副將仁問真服

良圖等九將軍率兵載糧入句麗之界正月至七重

河人皆恐懼不敢先登庾信曰諸君若怕死豈合來

此先自上船而濟諸將卒相率渡河入其界遂從間

道而行至蒜壤庾信謂諸將士曰吾今不畏死赴難

者欲藉大國之力滅二城以雪國讎衆心如何若輕

敵則必成功若畏賊則不免於禽獲諸將士皆曰願

奉將軍之令乃鼓行向平壤路逢敵兵逆擊破之得

甲兵甚多至獐塞之險會天寒人馬疲凍往往僵仆

庾信露肩執鞭策馬以前驅衆見之奔走出汗距平

壤不遠庾信乃喚步騎監裂起與壯士仇近等十五
人詣平壤見蘇將軍曰庾信等領兵致資糧已達近
境遣仁問及子軍勝達唐營以王旨饋軍糧定方以
食盡兵疲不能力戰及得糧便回良圖以兵八百人
泛海還國時麗人伏兵欲要擊我軍庾信以鼓及桴
繫羣牛尾使揮擊有聲又積柴燃之煙火不絶夜半
潛行至瓢河急渡岸休兵麗人知之來追庾信使萬
弩俱發率勵諸幢士奮擊敗之生擒將軍一人斬首
一萬餘級王聞之遣使勞之及復命賞賜封邑龍朔
三年百濟諸城潛圖興復據豆率城乞師於倭王親

率庾信仁問天存竹旨等出征文熊津與鎭守劉仁願合兵至豆率城濟人與倭人出陣我軍力戰大敗之濟兵倭人皆降王謂倭人曰我與爾國隔海分疆聘問不絶何故與百濟同惡以謀我今不忍殺之爾其歸告王遂分兵擊諸城降之惟任存城地險城高攻之三旬不能下王曰今雖一城未下不可謂無功乃振旅而還賜庾信田五百結諸將卒賞賜有差唐麟德元年百濟餘衆又聚泗沘城以叛熊州都督發兵討之累日大霧不辨人物庾信授陰謀以克之二年高宗遣使來聘兼冊庾信奉常正卿平壤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戶乾封元年皇帝勅召庾信長子大阿湌三光爲左正衛翊府中郎將仍令宿衛摠章元年皇帝遣英國公李勣興師伐高句麗徵兵於我文武王將率師應之命欽純仁問爲將軍欽純告王曰若不與庾信同行恐有後悔王曰公等三臣國之寶也若盡向敵塲倘有不虞其如國何故欲留庾信守國隱然若長城矣欽純庾信之弟仁問庾信之外甥也臨行見庾信問曰今從大王就不測之地願有指誨答曰今我國以忠信而存百濟以敖慢而亡高句麗以驕滿而殆以我之直擊彼之曲可以得志况憑明

天子之威靈哉往矣勉旃文武王與英公破平壤還
到南漢州謂羣臣曰昔者百濟謀侵我國庾信之祖
武力角干力擊之俘其王其父舒玄爲良州摠管屢
與百濟戰挫其銳令庾信承祖考之業爲社稷之臣
出將入相功績茂焉其於爵賞宜如何也咸曰誠如
大王之旨於是授大大舒發翰之職食邑五百戶仍
賜輿杖上殿不趨其諸寮佐各賜一級咸寧四年癸
酉春妖星見王憂之庾信進曰今之變異厄在老臣
非國家之災王請勿憂王曰然則寡人之深憂也命
有司祈禳之夏六月人或見戎服持兵器者數十人

自庾信家泣而去俄而不見庾信聞之曰此必陰兵護我者去吾其死矣後旬有餘日寢疾王親臨問疾爲之泣曰寡人之有卿如魚有水若有不諱其如社稷何庾信對曰臣之不肖幸逢明主用之不疑三韓爲一家百姓無二心亦可謂小康臣觀繼體之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累世功績一朝隳廢伏願知成功之不易念守成之亦難親君子遠小人使朝廷和於上民物安於下禍亂不作基業無窮臣死且無憾秋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九王聞之震慟贈賻彩帛一千匹租二千石供喪事給軍樂鼓吹一百人葬于金

山原命有司立碑以紀功夏四月旋風起自庾信墓至始祖王之陵塵霧晦冥守陵人聞其中若有哭泣悲歎之聲惠恭王聞之恐懼遣大臣致祭仍於鷲仙寺納田三十結以資冥福是寺卽庾信平麗濟二國所營立也庾信玄孫執事郎長清撰行錄十卷行于世

張保皐 鄭年

張保皐一名弓福其友鄭年新羅人也父祖皆以善戰聞年以兄呼保皐保皐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年復能沒海底行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壯保皐差

不及也二人如唐從郭子儀李光弼遊爲武寧軍小將俱善騎射使鐵槍無能敵者名聞中華後保皐還國告興德王曰遍中國以吾人爲奴婢可羞之甚願得鎭淸海(今巨濟)使賊不得掠人西去王與卒萬人鎭之是後海上無侵掠蓋淸海新羅海路之衝而是謂莞島者也僖康王二年阿飡金祐徵父均貞遇害於阿飡利弘祐徵懼禍收餘兵載妻子奔黃山津往依於淸海大使張保皐謀復讐與金陽起兵討金明謂保皐曰明弑君自立利弘枉殺吾父不可共戴一天願仗將軍之兵以報君父之讐保皐慷慨許諾先是

年失職饑寒寓居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戍將馮元規曰我欲就食於保皐元規曰若與保皐不相能柰何自往就死乎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況死故鄉乎遂往謁保皐與之歡飮未卒聞祐徵言分兵五千人付年執手泣曰非子不能平禍亂冬十二月年與平東將軍金陽閻長李順行等討金明誅之迎立祐徵爲王王以淸海鎭大使弓福爲感義軍使食實封二千戶召爲相以年代守淸海及文聖王嗣位敎曰淸海鎭大使弓福嘗以兵助神考滅先朝之巨賊其功烈可忘乃拜爲鎭海將軍文聖王七年欲納保皐

女爲次妃羣臣諫曰保皐海島人納其女可乎王從之初神武王祐徵投淸海與保皐約苟得復讎當以卿女配吾子故王欲納之也至是保皐怨其不納女據鎭叛將討之憚其兵强猶豫未定武州人閻長告王曰朝廷幸聽臣計不費一卒持空拳斬保皐以獻王許之長佯叛投淸海保皐愛其勇引爲上客與之飮及醉奪保皐劒斬之召諭其衆衆不敢動王喜賜長官阿干唐杜牧言張保皐與鄭年素不相下如郭汾陽李臨淮而汾陽釋憾而用臨淮爲國元勳鄭年窮而投保皐保皐分兵以與之成功保皐之賢與汾

陽等孰謂夷無人哉

沈那 素那

沈那白城郡蛇山人旅力過人身輕且捷蛇山境與百濟相錯互相寇擊無虛月沈那每出戰所向無堅陣仁平中白城郡出兵往抄百濟邊邑百濟出精兵急擊之我士卒亂退沈那獨立拔劒怒目大叱斬殺數十餘人賊懼不敢當遂引兵而走百濟人指沈那曰新羅飛將因相謂曰沈那尚生莫近白城其子素那雄豪有父風百濟滅後漢州都督都儒公請王遷素那於阿達城俾禦北鄙上元二年乙亥春阿達城

太守級飡漢宣教民以某日齊出種麻不得違令靺鞨諜者認之歸告其酋長至其日百姓皆出城在田靺鞨潛師猝入城剽掠一城老幼狼狽不知所爲素那奮力向賊大呼曰爾等知新羅有沈那之子素那乎固不畏死以圖生欲鬪者曷不來耶遂憤怒突賊賊不敢迫但向射之素那亦射飛矢如蜂自辰至酉素那身矢如猬遂倒而死素那妻加林郡良家女子初素那以阿達城鄰敵國獨行留其妻在家郡人聞素那死吊之其妻哭而對曰吾夫常曰丈夫固當兵死豈可臥牀席死家人之手乎其平昔之言如此今

死如其志也王聞之涕泣沾襟曰父子勇於國事可謂世濟忠義贈官迎飡

高句麗

扶芬奴

扶芬奴句麗人也有智勇事東明王爲將軍嘗將兵與烏伊等出太白東南伐荇人取其國當是時麗業新造而鮮卑靺鞨數侵盜邊境騷然琉璃明王十一年夏鮮卑又寇王憂之顧羣臣曰孰爲我制鮮卑者土地人民寡人不惜分芬奴進曰鮮卑險固其人勇而愚此難與力爭而可以計破也王宜自將臣請以

奇兵從王乃匿其精卒自傳其南城羸師以誘之鮮

卑指而笑曰孰謂高句麗强者顧易與耳因其佯北

乃空城逐之芬奴率精騎間道馳入門立高句麗旗

幟城上鮮卑望見大驚奔奪關王舉旗鳴鼓還擊之

鮮卑大敗其渠帥盡降自是鮮卑屬於高句麗王賜

芬奴食邑辭乃與之黃金三十斤良馬十匹當高句

麗之初扶芬奴爲時名將芬奴同氏有扶尉猒亦爲

將軍攻北沃沮滅之與芬奴同時

乙支文德

乙支文德平壤石多山人也沉毅有智略仕高句麗

嬰陽王爲大臣隋大業八年煬帝以高句麗侵擾邊疆侮慢不恭親總六師以征之二十四軍分左右諸道而出期會于平壤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饋輸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旌旗蔽野絡繹百里又使左翊衛大將來護兒帥江淮水軍浮海先入浿江水陸幷進命工部尚書宇文愷少府監何稠等造浮橋於遼水進圍遼東城帝勑曰凡軍進止皆須奏聞無得專擅遼東數出兵戰不利嬰城固守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麗人若請降宜撫納無得縱兵城將陷城中輒乞降諸將奉旨不敢先受前期馳奏比

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是者再三帝終不悟以此城久不下當此之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與九軍會於鴨綠江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鎭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鎗矟衣資戎具火幕人負三百斤已上重莫能勝述下令曰遺棄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以粟米埋之纔行中路糧餉幾盡高句麗王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欲觀虛實仲文奉密旨若遇王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尙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遂聽文德還仲文旣而悔

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水而仲文與述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將十萬之衆未能破小敵何顏見帝乎與諸將遂渡水追文德文德見士卒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等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東濟薩水去平壤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當奉王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

度難猝拔遂班師爲方陣而行文德出軍四面鈔擊且戰且行秋七月至薩水隋兵半渡麗軍尾擊之其後軍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王仁恭爲殿擊麗軍却之來護兒亦爲麗軍所誘引入城大敗僅以身免惟文昇一軍獨全初隋軍到遼者凡一百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只二千七百人資糧器械蕩失巨萬計煬帝大怒鎖繫述等引還國人建祠於平壤以祭文德

安市城主

安市城主史失其名或曰楊萬春也材勇兼備莫離支之亂守城不服莫離支攻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唐貞觀十九年太宗皇帝親征高句麗三月至定州使摠管李世勣副摠管江夏王道宗將軍薛仁貴長孫無忌等率諸將佐九人攻拔蓋牟卑沙白巖遼東諸城進攻安市城句麗將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眞等率其衆及靺鞨兵十五萬來救安市帝命李勣無忌率精兵二萬餘人鼓噪而進掩擊大破之延壽惠眞出降帝刻石紀功於所幸山更名曰駐蹕山帝謂世勣曰安市城險兵精其城主材且勇蓋蘇

文之亂守城不服者建安在安市之南兵弱而糧小
若出其不意擊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
市在吾腹中矣勣對曰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越安市
而攻建安若麗人斷吾糧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
市安市下則鼓行取建安耳帝曰以公爲將安得不
用公策勿誤吾事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帝旗蓋乘
城鼓譟帝大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
人聞之守益堅延壽惠眞請於帝曰奴旣委身大國
敢獻微誠欲天子早成大功但安市人顧惜其家各
自爲戰未易卒拔今奴以十萬衆望旗奔潰國人破

膽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破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瓦解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句麗洶懼幷力拔烏骨城渡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帝將從之獨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猶十萬若向烏骨必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帝乃止時諸將急攻安市帝聞城中雞彘聲謂世勣曰圍城已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

麗軍果縋城而下帝聞之自將至城下急擊之麗軍退命道宗督諸軍築土山於城東南隅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城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之道宗傷足帝親爲之針築山晝夜凡六旬不息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忽頹壓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我軍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帝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帝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之殺王恢不如秦

穆之用孟明且有破盖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時値晩秋邊風繚亂帝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以久留勑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屛息不敢出獨城主登城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命世勣道宗爲殿帝渡遼遭泥淖車馬不能通無忌以車爲梁春正月還京師是役凡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白巖卑沙夾谷銀山後黃十城然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唐兵馬死者十七八不能成功帝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豈令朕作此行馳驛祀其墓朝鮮洪良浩嘗於乾隆

中奉使赴燕過娘子店去安市百餘里也野人流傳唐文皇攻安市城兵敗日暮迷失道聞山上雞聲尋聲而往有婦人開門出迎具飯濟饑帝困甚就睡天明視之乃空山無人而面前有石如雞冠距天成愕然心異之謂有神助旣還都命建寺其地而表其靈名曰雞鳴寺余心誕之試鞭馬往尋焉距店十餘里有古刹佛榻上安一木雞刻鏤如生堂下有明人碑敘其命名之意雖非正史所記可備野乘之闕乃喟然歎曰夫以堂堂萬乘之尊涉險履危幾陷不測寧不懍然心寒苟求其由實坐於功成而不知足志滿

而不知戒可謂千古明主之鑑矣謹載之傳末

百濟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人也長七尺驍毅有謀略爲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定方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遯去嘯合逋人依任存山(今大興)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遂復二百餘城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據險以應福信(百濟宗室)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常之乃詣仁軌降仁軌以志心待之俾取任存城自效

仁師唐將曰野心難信若授甲濟粟是資寇也仁軌曰吾觀常之相如二人忠而有謀可以因機立功尚何疑哉訖用其謀取任存城城主遲受信委妻子奔高句麗餘黨悉平後常之入唐爲左領軍員外將軍徉州刺史累從征伐積功授爵賞殊等久之爲燕然道大摠管與李多祚等擊突厥破之左監門衛中郎將寶璧欲窮追邀功詔與常之共討寶璧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沒寶璧下吏誅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鷹揚將軍趙懷節叛捕繫詔獄投繯死常之平日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

私馬鞭官兵平前後賞賜分給麾下無留貲及死入
皆哀其枉

高麗

庾黔弼

庾黔弼平州人事太祖爲馬軍將軍累轉大匡太祖
以北界鶻巖鎭數爲北狄所侵會諸將議曰今南凶
未滅北狄可憂朕寤寐憂懼欲遣黔弼鎭之僉曰可
乃命之黔弼卽日率開定軍三千至鶻巖築大城以
居招集北蕃酋長三百餘人盛設酒食饗之乘其醉
脅以威酋長皆服於是諸部相率來謝者千五百人

又歸被虜三千餘人由是北方晏然以征西大將軍
攻後百濟燕山鎭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三
千餘人時百濟將金萱哀式漢文等來侵靑州一日
黔弼登郡南山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
必速往黔弼驚覺徑趣靑州與戰敗之追至禿岐鎭
殺獲三百餘人馳詣中原府見太祖具奏戰狀甄萱
圍古昌郡黔弼從太祖往救之太祖與諸將議曰戰
若不利不可從竹嶺還預修間道黔弼曰臣聞兵凶
器戰危事有死之心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
敵不戰先慮折北何也若不及救以古昌三千餘衆

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願進軍急擊太祖從之黔弼
乃自猪首峯奮擊大破之太祖入其郡勞之旋被讒
竄鵠島明年甄萱海軍將尙哀等攻掠大牛島太祖
遣大匡萬歲等往救不利太祖憂之黔弼上書曰臣
雖負罪在貶聞百濟侵我海鄉臣已選本島及包乙
島丁壯以充軍隊又修戰艦以禦之願上勿憂太祖
見書泣曰信讒逐賢是予不明也遣使召還慰之曰
卿實無辜見謫曾不怨恨惟思輔國予甚愧悔又明
年爲征南大將軍守義城府太祖使人謂曰予慮新
羅爲百濟所侵嘗遣大匡鎭之今聞濟兵已至槥山

城阿弗鎭等處刼掠人物恐侵及新羅國都卿宜往救黔弼選壯士八十人領兵赴之至槎灘謂士卒曰若遇賊於此吾不得生還但慮汝等同罹鋒鏑其各善自爲計衆曰吾輩盡死而已豈可使將軍獨不生還乎因相與誓同心擊賊旣涉灘遇百濟統軍神劒等黔弼欲與戰百濟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而走至新羅老幼出城迎拜言曰不圖今日得見大匡微大匡吾其爲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遇神劒於道與戰大克擒其將今達奐弓等殺獲甚多捷至太祖驚喜曰非將軍孰能如是及還太祖下殿迎之執其

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銘在朕心何以忘之黔弼
謝曰臨難忘私見危授命臣職耳太祖益重之太祖
自將征運州黔弼爲右將軍甄萱聞之簡甲士五千
至曰兩軍相鬪勢不俱全宜結和親各保封疆太祖
會諸將議之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願上觀臣
破賊勿憂也遂乘萱未陣以勁騎數千突擊之斬獲
三千餘級擒術士宗訓醫師訓謙勇將尚達崔弼等
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太祖謂諸將曰羅州
界四十餘郡爲我藩籬久服風化嘗遣大相往撫之
近爲百濟刼掠六年之間海路不通誰爲我撫之大

匡悌弓等奏曰非黔弼不可太祖曰近者新羅路梗黔弼往通之朕念其勞未敢再命黔弼曰臣年齒雖衰國家大事敢不竭力太祖喜垂涕曰卿若承命何喜如之遂以爲都統大將軍送至禮成江賜御船遣之因留三日候黔弼下海乃還黔弼至羅州經略而還太祖又幸禮成江迎勞之旋從太祖擊百濟滅之居數年卒黔弼有將略得士心每出征受命卽行不宿於家及凱還太祖必迎勞終始寵遇諸將莫及謚忠節贈太師配享太祖廟庭

姜邯瓚

姜邯瓚舊名殷川五世祖餘淸自新羅來居始興郡父弓珍事太祖爲三韓壁上功臣邯瓚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時擢甲科第一累遷禮部侍郎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攻西京我軍敗報至羣臣議降邯瓚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所憂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遂勸王南幸福州遣使請和契丹兵解九年除西京守內史侍郎門下平章事王手書于告身曰庚戌年中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擧國皆爲左衽人世皆榮之契丹蕭遜寧來侵兵號十萬時邯瓚爲西北面行營都統使王仍命

爲上元帥姜民瞻副之帥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化鎭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川以待之賊至決塞發伏大破之遜寧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破之明年正月邯瓚以契丹逼京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兵一萬倍道入衛於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邯瓚等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契丹兵過龜州邯瓚等邀戰於東郊兩軍相持勝敗未決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軍乘勢奮擊勇氣自倍契丹兵奔北追擊之涉石川至于盤嶺殭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

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之敗未有如此之甚
契丹主聞之大怒遣使責遜寧曰汝輕敵深入以至
於此何面目見我乎當皮面然後戮之邯瓚帥三軍
凱還獻俘獲王親迎于迎波驛結綵棚備樂宴將士
以金花八枝親挿邯瓚頭左執手右執觴慰歎不已
邯瓚拜謝不敢當遂改驛名爲興義賜驛吏冠帶與
州縣吏同邯瓚上表請老不許賜几杖令三日一朝
加檢校太尉門下侍郎同内史門下平章事天水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推忠協謀安國功臣號十一
年又表請致仕從之加特進檢校太傅天水縣開國

子食邑五百戶邯贊以京都無城郭請築羅城王從之德宗卽位授開府儀同三司推忠協謀安國奉上功臣太師侍中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壽卒年八十四謚仁憲命百官會葬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及爲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邯贊性淸儉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邦家柱石于時歲豐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邯贊之功也致仕歸城南別墅著樂

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宗廟庭朝鮮　正宗朝開城府得古塔有姜太師爲國祈福銘邯贊之贊書以瓚今從石本爲正

楊規

楊規穆宗時入累官刑部郎中顯宗元年契丹主自將來討康兆圍興化鎭規爲都巡檢使與鎭使鄭成副使李守和等嬰城固守契丹主獲通州城外收禾男婦各賜錦衣授紙封一箭以兵三百餘人送興化鎭諭降其箭封有書曰朕以前王誦服事朝廷其來久矣今逆臣康兆弒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境

汝等擒康兆送駕前便即回兵不然直入開京殺汝妻孥又以勑書繫矢揷城門曰勑興化鎭城主並軍人百姓爾等受前王撫綏之惠知歷代順逆之由當體朕懷無貽後悔規等再上表不降契丹主知其不降乃解圍移軍銅山下康兆引兵出通州城南戰敗就禽行營都統副使李鉉雲判官盧戩監察御史盧顗等亦皆被執行營都兵馬副使盧頲司宰丞徐崧注簿盧濟等死于陣下契丹兵長驅而前左右奇軍將軍金訓金繼夫等伏兵于緩項嶺執短兵突出敗之契丹兵小却契丹詐爲兆書送興化鎭諭降規曰

我受王命而來非受兆命不降契丹又使盧戩及閤門使馬壽持檄至通州諭降中郎將崔質洪淑投袂而起執戩及壽閉門固守契丹兵入郭州防禦使趙成裕夜遁大將軍大懷德工部郎中李用之禮部郎中簡英彥皆死城遂陷契丹留兵六千人守之規自興化鎭率兵七百餘人至通州收兵一千夜入郭州擊契丹所留兵悉斬之明年契丹主入京焚宮闕而退龜州別將金叔興與中郎將保良擊契丹兵斬萬餘級規掩擊於無老代斬二千餘級奪被虜男女三千餘人又戰於梨樹斬二千五百餘級奪俘虜千餘

人後三日又戰於余里站斬千餘級奪俘虜千餘人是日三戰皆捷復邀其前鋒於艾田擊之斬千餘級俄而契丹大軍奄至規與叔興終日力戰兵盡矢窮俱死於陣契丹兵爲諸將鈔擊渡鴨綠江引去興化鎭使鄭成追之及其半渡尾擊之契丹兵溺死者甚衆諸降城皆復規以孤軍旬月間凡七戰斬級甚衆奪被虜人三萬餘口駝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贈工部尚書給規妻殷栗郡君洪氏穀一百石以終其身授子帶春校書郎贈叔興將軍歲給其母粟五十石俱賜三韓壁上功臣號文宗初圖形功臣閣

尹瓘

尹瓘字同玄坡平縣人高祖莘達佐太祖爲三韓功臣父執衡少府少監瓘登第歷拾遺補闕累遷東宮侍講官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時女眞以靺鞨遺種隋唐間爲高句麗所幷後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州近境者雖或内附乍臣乍叛及盈哥烏雅束相繼爲酋長頗得衆心其勢漸横伊位界上有連山自東海岸崛起至我北鄙險絶荒翳人馬不得度間有一徑俗謂瓶項邀功者往往獻議塞其徑則狄人路絶請出師平之及女眞來屯定州關外

疑其圖我誘執酋長許貞及羅弗等囚廣州栲問果
謀我也遂留不遣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眞虛弱不
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爲患烏雅東又與别部夫乃老
有隙發兵攻之來屯近境王命林幹往備之幹深入
擊之敗績女眞乘勝闌入定州宣德關城殺掠無算
乃以瓘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授鈇鉞遣之瓘與
戰斬三十餘級我軍死傷者亦半軍勢不振遂卑辭
講和而還王發憤告天地神明願借陰扶掃蕩賊境
仍許其地創佛宇瓘遷叅知政事判尚書刑部事奏
曰臣觀賊勢倔强難測宜休徒養士以待後日且臣

之所以敗者賊騎我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立別武班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隷及州郡凡有馬者爲神騎無馬者爲神步跳蕩梗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男子非擧子皆屬神步西班與諸鎭府軍人四時訓鍊又選僧徒爲降魔軍遂鍊兵畜穀以圖再擧睿宗二年邊將報女眞侵突邊城其酋長以一胡蘆懸雉尾轉示諸部落以議事其心叵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以示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此其可忘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豫未決命平章事崔弘嗣筮于太廟

遇坎之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
吳延寵副之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慨然曰策已
決矣又何疑焉王幸西京御威鳳樓賜鈇鉞遣之瓘
延寵至東界屯兵於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
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紿謂女眞
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
待酋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飲以酒醉伏發殲
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
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又使弘正帥
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

和門中軍兵馬使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戍左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百人出定州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鎭船兵別監梁惟竦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鎭溟都部署副使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瓘過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眞見軍勢甚盛皆逌走惟畜産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入保冬音城瓘遣兵馬鈐轄林彦與弘正悉攻破走之左軍到石城下見女眞屯聚遣驛者諭降女眞答曰吾欲一戰以決勝負何謂降邃入石城拒戰

遇坎之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爲元帥知樞密院事吳延寵副之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慨然曰策已決矣又何疑焉王幸西京御威鳳樓賜鈇鉞遣之瓘延寵至東界屯兵於長春驛凡十七萬號二十萬分遣兵馬判官崔弘正黃君裳入定長二州紿謂女眞酋長曰國家將放還許貞羅弗等可來聽命設伏以待酋長信之古羅等四百餘人至飲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錄事拓俊京分道設伏又使弘正帥精騎應之擒殺殆盡瓘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州大

和門中軍兵馬使左僕射金漢忠以三萬六千七百人出安陸戍左軍兵馬使左常侍文冠以三萬三千九百人出定州弘化門右軍兵馬使兵部尚書金德珍以四萬三千八百人出宣德鎭船兵別監梁惟竦元興都部署使鄭崇用鎭溟都部署副使甄應圖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𣽻過大乃巴只村行半日女眞見軍勢甚盛皆遁走惟畜産布野至文乃泥村賊入保冬音城瓘遣兵馬幹轄林彦與弘正悉攻破走之左軍到石城下見女眞屯聚遣譯者諭降女眞答曰吾欲一戰以决勝負何謂降邃入石城拒戰

矢石如雨軍不能前瓘謂俊京曰日昃事急爾可與將軍李冠珍攻之對曰僕嘗過誤犯罪公謂我壯士請于朝宥之今日是俊京殺身報效之秋也遂至石城下擐甲持楯突入賊中擊殺酋長數人於是瓘與左軍合擊殊死戰大破之賊或自投巖石老幼男女殲焉賞俊京綾羅三十匹又遣弘正冨弼擊伊位洞賊克之斬一千二百級中軍破高史漢等三十五村斬三百八十級虜二百三十人右軍破廣灘等三十二村斬二百九十級虜三百人左軍破深昆等三十一村斬九百五十級瓘軍自大乃巳只破三十七村

斬二千一百二十級虜五百人遣錄事俞瑩若告捷
王喜賜瑩若爵七品下詔奬諭兩元帥及諸將賜物
有差瓘又分遣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弓
漢伊嶺西至蒙羅骨嶺又遣日官崔資顥相地於蒙
羅骨嶺下築城廓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串嶺下築
九百九十二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
號福州弓漢伊村築六百七十間號吉州又創護國
仁王鎭東普濟二寺於英州城中明年瓘延寵率精
兵八千出加漢村瓶項小路賊伏叢薄間候瓘軍至
急擊之軍皆潰僅十餘人在賊圍瓘等數重延寵中

流矢勢甚危急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將救之弟郎將俊臣止之曰賊陣牢不可破徒死無益俊京曰爾可歸養老父我以身許國義不可止乃大呼突陣擊殺十餘人弘正冠珍等自山谷引兵來救賊乃觧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瓘等還入英州城涕泣執俊京手曰自今我當視汝猶子汝當視我猶父承制授閤門祇候酋長阿老喚等四百三人詣陣前請降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又降于左軍已而賊步騎二萬來屯英州城南大呼挑戰瓘與林彦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但當固守而已俊京曰若不出戰敵兵日增城

中糧盡外援不至將若之何前日之捷諸公不見今當出死力以戰請諸公登城觀之乃率敢死士出城與戰斬十九級賊敗衂奔北俊京鼓笛凱還瓘等下樓迎之携手交拜大都督府承宣王字之自公嶮城領兵來卒遇虜酋史現兵與戰失利俊京即引勁卒往救敗之取虜介馬以還女眞兵數萬來圍雄州弘正訓勵士卒衆皆思鬪即開四門齊出奮擊大敗之俘斬八十級獲兵車五十兩中車二百兩馬四十匹時俊京在城中州守謂之曰城守日久軍饗將盡公若不出城收兵還救城中士卒恐無噍類俊京服士

尚有存焉夫句高麗失之於前今上得之於後豈非
天歟於是新置六城一曰鎮東軍咸州大都督府兵
民一千九百四十八丁戶二曰安嶺軍英州防禦使
兵民一千二百三十八丁戶三曰寧海軍雄州防禦
使兵民一千四百三十六丁戶四曰吉州防禦使兵
民六百八十丁戶五曰福州防禦使兵民六百三十
二丁戶六曰公嶮鎮防禦使兵民五百三十二丁戶
選其顯達而有賢材能堪其任者鎮撫之詩所謂于
蕃于宣以蕃王室者也瓘獻俘三百四十六口馬九
十六匹牛三百餘頭城宜州通泰平戎二鎮與咸英

雄吉福州公崄鎭爲北界九城皆徙南界民以實之
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鎭國功臣門下侍中判
尚書吏部事知軍國重事延寵協謀同德致遠功臣
尚書左僕射叅知政事遣內侍郎中韓皦如齎詔書
告身及紫繡鞍具廐馬二匹至雄州分賜之凱還王
命具鼓吹軍衛以迎之遣帶方侯俌齊安侯偦勞宴
於東郊瓘延寵詣景靈殿復命納鈇鉞王御文德殿
引見入夜乃罷未幾女眞又圍雄州王遣延寵救之
復遣瓘征之瓘獻馘三十一級尋封瓘鈴平縣開國
伯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加延寵攘寇鎭

國功臣號又明年女眞圍吉州延寵與戰大敗王又遣瓘救之命近臣餞于金郊驛瓘延寵自定州勒兵赴吉州行至郍卜其村咸州司錄兪元胥馳報女眞公兄裒弗史顯等叩城門曰我輩昨到阿之古村太師烏雅束欲請和使我傳告兵馬使然兵交不敢入關請遣人于我塲庶以太師所諭詳實傳告瓘等聞之還入城翌日遣兵馬記事李管仲於賊塲謂女眞將吳舍曰講和非兵馬使所得專宜遣公兄等入奏天庭舍大悅裒弗史顯等復至咸州告曰我等願入朝時方交戰疑懼不敢入關請以官人交質瓘許之

褭弗等遂來請還九城地初朝議以得瓶項塞其徑
狄患永絶及其攻取則水陸道路無往不通與前所
聞絶異女眞旣失窟穴誓欲報復乃引遠地羣酋連
歲來爭詭謀兵械無所不至以城險固不猝拔然當
戰守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太廣九城相去遼遠
谿洞荒深賊屢設伏抄掠往來者國家調兵多端中
外搔擾加以飢饉疾疫怨咨遂興至是王集羣臣議
之竟以九城還女眞輸戰具資糧于內地撤其城平
章事崔弘嗣樞密院使李瑋等入對宣政殿極論瓘
延寵敗軍之罪王遣承旨於中路收其鈇鉞瓘等不

得復命宰相臺諫固爭曰瓘等妄興無名之兵敗軍害國罪不可赦請下吏王宣諭曰兩元帥奉命行兵自古戰有勝敗豈有罪哉諸臣又爭不已王不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判兵部事上柱國監修國史瓘上表辭不允曰朕聞昔李廣利之伐大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陳湯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蠻封爲列侯卿之伐女眞受先考之遺音體寡人之述事身冒鋒鏑深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而闢百里之地築九州之城以雪國家之宿恥

則卿之功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
醜無所依處故酋長納降請和羣臣皆以爲便朕亦
不忍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邊奪其職朕終
不以卿爲咎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瓘再表讓不允
六年卒謚文敬瓘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雖在
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後配享睿
宗廟庭改謚文肅

海東名將傳卷之一 終

海東名將傳卷之二目錄

高麗

海東名將傳卷之二

高麗

吳延寵

吳延寵海州人家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飭躬謹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登第累遷兵部郎中肅宗五年與尚書王嘏如宋賀登極以朝旨購太平御覽宋人秘不許延寵上表懇請乃得來及還王嘉之使副僚佐並加爵賞拜延寵中書舍人出知全州牧爲政寬平不苛吏民便之召拜樞密院左承宣轉尚書左丞睿宗卽位拜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翰林學士出

爲東北面兵馬使奏東界徵發內外神騎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者聽免一家三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自應募者亦免從之王伐女眞以延寵副尹瓘大臣皆贊成之延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曰策已决矣遂出師破女眞拓地築九城錄功爲恊謀同德致遠功臣兼尚爲左僕射叅知政事賜廐馬一匹語在尹瓘傳女眞復來爭地圍雄州授延寵鈇鉞往救之延寵率精銳一萬分四道水陸具進大敗之斬二百九十一級賊遂燒栅而遁賞加攘寇鎭國功臣守司徒延英殿太學士凱還王引見于文

德殿賜宴以勞之女真復聚遠近諸部圍吉州去城十里築小城立六柵攻城甚急城幾陷兵馬副使李冠珍等一夜更築重城且守且戰然役久勢窮死傷者多延寵聞之憤然欲行王復授鈇鉞遣之行至公嶮鎭賊遮路掩擊我師大敗延寵具狀自劾賊遣使請和遂還宰相請治敗軍之罪王遣使收鈇鉞免官削功臣號尋復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延寵上表讓王不允曰曹沫割地而魯公不責之孟明敗軍而秦穆復用之雖論議之尚喧乃勤勞之可記累加守司徒太尉上柱國歷判吏禮兵部事年六十二卒謚

文襄

金冨軾

金冨軾冨佾之弟肅宗時登第歷右司諫中書舍人仁宗四年拜御史大夫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進平章事加守司空十二年王以妙清言欲幸西京避災冨軾奏曰今夏雷震西京大華宮三十餘所若是吉地天必不如此避災於此不亦左乎又與諫官上疏極言王乃止十三年正月妙清與趙匡柳旵等據西京叛王以冨軾爲元帥將中軍吏部尚書金冨儀將左軍知御史臺事李周衍將右軍將出師冨軾

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反鄭知常金安白壽翰等與謀
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深然之召知常等三
人至使勇士曳出斬於宮門外乃奏之王御天福殿
富軾戎服入見命上陛親授鈇鉞遣之曰閫外之事
卿其專之然西人皆吾赤子殲厥渠魁愼勿多殺右
軍先行次馬川亭邏騎擒致西京諜者富軾解縛慰
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軍已發有能自新效順者可
保性命不爾天誅不可久逭時士卒頗驕謂朝夕凱
還會天雨雪士馬凍餒衆心解弛王以洪彝敍李仲
孚爲西人黨授詔書往諭之彝敍等緩行四日始至

生陽驛懼不能前富軾囚彛敘于平州流仲孚于白翎鎮閱兵三日集將佐問計皆曰兵貴速先則制人倍道疾馳掩賊不備蕞爾小醜計日可擒富軾曰不然西京謀叛已五六年其設計必周戰守之具旣備然後舉事今欲掩其不備不亦晩乎且我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一可危也頓兵堅城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聞賊矯制徵兵兩界萬一表裏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莫若引軍從間道繞出賊背取諸城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徐以大兵臨之此萬

全之計也遂引兵由平州趣管山驛左右軍皆會聯次以行富軾由射巖驛徑到成州休兵一日馳檄諸城諭以奉辭討賊之意遣軍吏招諭西京且覘城中虛實引諸軍道連州抵安北大都護府列城震懼出迎官軍富軾又遣寮掾曉諭數四匡等知不可抗意欲出降自以罪重猶豫未决平州判官金淳夫賫詔入城西人遂斬妙淸昰等首使分司大府卿尹瞻等偕淳夫請罪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旨及元帥言斬渠魁馳獻闕下於是富軾遣錄事白祿珍奏之貽書兩府曰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之路宰相文公

仁崔濡韓惟忠曰汝元帥不直趣西京循迂路以赴安北吾等奏遣單介齎詔諭降非爾元帥之功爾來何爲淳夫至郊面縛瞻等將入京兩府請遣法司枷鎖下獄臺諫請置極刑王皆不許命觧縛襲衣冠賜酒食勞慰置客館未幾下獄梟妙淸等首于市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必不免復叛王遣殿中侍御史金阜內侍黃文裳與瞻往頒詔阜等刼之以威不加慰撫西人怨怒二月諷亂兵殺阜文裳等諸從者瞻奉太祖眞逃出捕殺之嬰城固守富軾遣錄事往諭又殺之富軾與諸將誓告皇天后土山川神祇以西京北

負山岡三面阻水城且高險未易猝拔宜環城列營以逼之乃命中軍屯川德部左軍屯興福寺右軍屯重興寺西又以大同江爲往來之衝使大將軍金良秀等將兵屯守號後軍又使陳淑等將兵屯重興寺號前軍且城外民丁壯多入城爲戰卒其餘逃竄山谷富軾以爲若不招撫勢必嘯聚爲賊耳目分遣軍吏勞來慰諭逃竄者悉出或負糧餉願助軍費皆給衣食使得安居西人沿江築城自宣耀門至多景樓凡一千七百三十四間置六門以拒之先是王遣內侍祇侯鄭襲明等往西京西南海島會弓手水手四

千六百餘人以戰艦百四十艘入順化縣南江禦賊船至是又遣上將軍李祿千等自西海領舟師五十艘助討祿千至鐵島欲徑趣西京會日暮潮退水淺舟膠西人以小船十餘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先於路傍叢薄間伏弩數百約以火發齊舉及火船相迫延燒戰艦祿千兵仗皆燒士卒溺沒殆盡祿千不知所圖蹈積屍登岸僅以身免由是西人始輕官軍選卒鍊兵爲拒守計富軾慮後軍寡弱夜密送步騎一千以益之黎明渡馬灘紫浦燒營突進僧冠宣應募從軍擐甲荷大斧先出擊賊殺十數人官軍乘

勝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賊皆蹂躪赴江死獲兵船
甲仗甚多賊勢頓挫時諸軍野屯數月富軾恐春夏
之交水潦洊至爲賊所襲欲築城按甲州鎭兵休番
就農持久以伺其便議者皆曰西人兵少今舉國興
師當指日平盪數月不決尚爲稽緩况築城自固不
亦示弱乎富軾曰城中兵食有餘人心方固攻之難
克不如好謀而成何必疾戰多殺人乎遂定計以北
界州鎭南西近道軍分隷五軍各築一城又於順化
縣王城江各築小城數日而畢峙兵積穀閉門休士
雖或與賊交兵無大勝敗王遣近臣下詔招諭富軾

亦遣錄事趙詡等百計開諭許以不死每獲賊諜及
樵蕘者皆給衣食遣之匡等殊無降意幸其有外患
使王師自罷時金使適至賊欲遮刺之以搆釁官軍
知之候察甚至故賊不敢發恐其黨降附詐爲我中
軍文牒示衆曰諸軍所俘及降人無問老少皆殺之
西人頗信之已而聞撫慰降者甚厚稍稍歸順時有
朝臣獻議曰自古用兵當觀形勢如何豈校一時之
損傷乎國家雖與北朝和親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
彌年不决若隣賊乘釁而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
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敢有逗撓者

以軍法論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北邊之警寇賊之
變不可不虞誠如所議至於不計死傷刻日破賊是
何不究當今之利害也臣觀西都天設險固未易攻
拔況城中甲兵多而守備嚴每壯士先登僅至城下
未有踰城超堞者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婦女擲
瓦投石猶爲勍敵設使五軍傅城而攻不出數日驍
將銳士盡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鼓噪而出鋒不可
當何暇備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年不決老臣當任
其咎然邊鄙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
勝之不傷士卒不挫國威耳今以宗社之靈明主之

威妖賊負恩行即殄滅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必破賊以報王亦以爲然卒排羣議而委之三月五軍會攻不克涉夏至秋與賊相持不決十月賊糧盡簡老弱及婦女驅出之皆羸餒無人色戰卒往往出降富軾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先於揚命浦山上竪榍列營移前軍據之發西南界州縣卒二萬三千二百僧徒五百五十負土石分命將軍義甫等先將精兵四千二百以備剽掠十一月諸軍抵賊城西南隅晝夜督役賊以銳士出戰又於城頭設弓弩砲石盡力拒之官軍隨宜捍禦禀有僑人趙彥獻

計制砲機置土山上其制高大飛石數百斤撞城樓
糜碎繼投火毬焚之賊不敢近土山高八丈長七十
餘丈廣十八丈去賊城數丈富軾會五軍攻城又不
克賊夜分軍爲三出攻前軍營富軾令僧尚崇荷斧
逆擊殺十餘人賊兵奔潰將軍于邦宰等率兵追擊
之賊棄甲入城明年二月賊欲於城內築重城尹彦
頤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持久事變難料不如
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富軾不聽彦頤固請於
是分銳兵爲三道厚賜軍士夜四鼓富軾輕騎馳入
前軍勒諸將大舉中道軍入楊命門拔賊柵左道軍

踰城入攻含元門右道軍攻興禮門富軾以衙兵攻廣德門賊以我土山未就不設備惶遽無所措富軾督戰將士爭奮鼓噪縱火燒城屋賊兵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馘富軾令曰擒賊者賞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歛刃而進會日暮雨作麾兵而却生擒及降者送順化縣飲食之是夜城中潰亂匡不知所爲闔家自焚死賊黨皆自刎戊午西人執賊魁出降富軾受之下令慰諭軍民老幼男女入城保家室使御史雜端李仁實等封府庫分兵守諸門使金正純彦頤率兵三千入屯觀風殿號令城中禁虜掠己未分敘諸

將收拾兵仗監檢倉穀巡檢城內辛酉富軾備軍威入景昌門坐觀風殿西序受五軍兵馬將佐賀使人祀諸城隍神廟撫慰城中使安堵遣兵馬判官魯洙奉表獻捷壬戌承朝旨斬崔永及大將軍黃麟將軍德宣判官尹周衡主簿金智趙義夫長史羅孫彥梟首市街三日其餘並執送京師下獄其勇捍抗拒者黥西京逆賊四字流海島其次黥西京二字分配鄉部曲妻子任便許爲良子匡永等七人知常壽翰妙淸昷等妻子幷沒爲東北諸城奴婢三月王遣左承宣李之氐殿中少監林儀賜富軾衣服鞍馬金帶金

酒器銀藥合下詔褒美拜輸忠定難靖亂功臣檢校太保守太尉門下侍中判尚書吏部事上柱國兼太子太保又賜四軍兵馬使以下銀綃綾羅各有差四月凱還賜富軾甲第一區十六年加檢校太師集賢殿太學士太子太師富軾三上表乞致仕許之加賜同德贊化功臣號詔曰卿年雖高有大議論當與聞撰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國史以上王遣內侍獎諭賜花酒毅宗即位封樂浪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命撰仁宗實錄五年卒年七十七謚文烈富軾爲人豐貌碩體面黑目露以文章名世宋使路

允廸來富軾爲館伴其介徐兢見富軾善屬文通古今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又圖形歸奏于帝乃詔司局鏤板以廣其傳由是名聞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禮三掌禮闈以得士稱配享仁宗廟庭有文集二十卷

趙冲

趙冲字湛若侍中永仁之子家稱孝童以蔭補官入太學登上舍旋又登第博聞強記諳練典故拜國子大司成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出爲東北面兵馬使還拜禮部尚書高宗三年進樞密副使翰林

學士承旨上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廢已久王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時金山兵闌入北鄙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爲行營中軍元帥冲副之五領軍屬焉又括京都人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又發僧爲軍共數萬叔瞻等點兵於順天舘時騎勇者皆爲崔忠獻父子門客官軍皆老弱羸卒元帥心懈王御崇文殿叔瞻冲以戎服率諸摠管入庭行禮王親授鉞宿狻猊驛會大雪士卒凍縮不能前及霽至興義驛適平州防禦軍還前軍望見槍旗誤謂賊兵至遂奔潰惟冲勒兵整肅叔瞻等聞賊兵

至鹽白州退屯興義金郊兩驛間明年叔瞻免以知
門下省事鄭邦輔代之邦輔冲等耀兵鹽州賊兵遁
去五軍元帥追賊于安州行至太祖灘遇雨而止置
酒宴樂不設備有一人乘白馬突入陣中擧旗而麾
俄而賊兵大至悉圍五軍前軍先潰遂薄中軍縱火
燒壘諸軍士卒散走惟左軍拒戰邦輔冲奔左軍左
軍亦敗五軍皆潰士卒死者不可勝記邦輔冲奔還
京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御史臺上疏請正邦
輔冲棄軍驚走之罪罷職未幾冲復爲西北面兵馬
使俄拜樞密使吏部尚書諫官奏趙冲昨以敗爲被

劾免乞收成命待其成功許除官從之女眞黃旗子
軍渡鴨綠來屯麟龍靜三州境冲與戰斬獲五百餘
級殺虜及溺江死者不可勝數卽復冲職明年爲守
司空尚書左僕射時賊日熾官軍懦弱不能制復以
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礪爲兵馬使授鉞遣之初冲
恨敗軍作詩曰萬里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換時節
倘教造父更加鞭踏躪沙塲擢古月至是部伍整齊
號令嚴明諸將莫敢以書生易之冲等道長湍至洞
州遇賊于東谷擒其毛克高延千戶阿老夬成州以
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

遣將軍李敦守金季鳳擊之以迎勳旣而賊從二道俱指中軍我兵張左右翼鼓而前賊軍望風而潰敦守等與勳來會賊散而復集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歸賊魁入保江東城蒙古太祖遣元帥哈眞及札刺率兵一萬與東眞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契丹賊攻和孟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會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眞患之遣通事趙仲祥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牒元帥府曰皇帝以契丹兵逃在爾國于今三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仍請兵其辭甚嚴且言帝

命破賊之後約爲兄弟於是以尚書省答曰大國興兵救患弊封凡所指揮悉皆應副即輸米一千石遣中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護送及良鏡至蒙古東眞兩元帥邀置上坐曰兩國結爲兄弟當白國王受文牒來則我且還奏皇帝時蒙古東眞雖以討賊救我爲名然蒙古於夷狄最凶悍未嘗與我有舊好以故中外震駭朝議亦依違未報遂稽往犒沖獨不疑馳聞不已蒙古怒其緩訶責甚急沖輒隨宜和解之明年沖與哈眞子淵等攻江東城破之哈眞等還沖送至義州哈眞執沖手泣下不能別蒙古軍奪我

諸將馬冲詰之曰此皆官馬雖死納皮不可奪也子淵謂我人曰汝元帥奇偉非常人也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冲嘗被酒枕其膝而睡子淵恐其驚寤畧不動左右請以易枕子淵終不肯其恩信之感動人如此凱還忠獻忌功停迎迓禮拜政堂文學判禮部事尋加守太尉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修國史明年卒年五十贈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謚文正冲風姿魁偉外莊重內寬和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文闈所選皆名士出將入相朝野倚重爲相開獨樂園于東臯每公餘引賢士大夫以琴酒自娛後配享高宗廟

庭

金就礪

金就礪彥陽人父富禮部侍郎就礪蔭補正尉累遷將軍鎮東北界擢大將軍高宗三年契丹遺種二王子脅河朔民自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聖其將鵝兒乞奴引兵數萬渡鴨綠江攻寧朔等鎮又明日闌入義靜朔昌雲燕等州彌漫山野恣取禾穀牛馬而食之居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於是分三軍討之就礪爲後軍兵馬使崔正和陳淑爲副十三領軍及神騎屬焉三軍啓行至朝陽鎮人報賊已近三軍各遣別

抄一百神騎四十人至阿爾川邊與賊戰官軍稍却神騎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斬持纛者賊奔潰乘勝斬八十餘級虜二十餘人獲楊水尺一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甚衆乃拜純祐爲將軍三軍又與賊戰于連州斬百餘級賊三百餘人來屯龜州軍侯員吳應儒等率步卒銜枚擊之散員咸洪宰等斬二百五十級虜三千餘人三軍又戰于龜州三歧驛二日斬二百一十餘級虜三十九人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賊自昌州移延州屯開平原林雨驛絡繹不絶官軍遣神騎將追之遇賊與戰斬一百九十級

進攻延州九將戰于朝宗戍斬獲七百六十餘人得馬騾牛及牌印兵仗無算賊分兵聚屯開平驛諸軍莫敢前就礪拔劒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賊圍出入奮擊賊兵潰追過開平驛賊設伏驛北邀擊中軍就礪回擊之賊又潰元純夜謂就礪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齎三日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俟後便就礪曰我軍屢捷鬪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元純馳召就礪且揚墨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當百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就礪長

子死賊奔入香山燒普賢寺官軍追擊之斬獲總二千四百餘人溺死南江者亦千數餘衆夜遁昌州婦女小兒委棄路傍號哭聲如萬牛吼有一人棄兵自稱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婦子何知請無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刻日自返矣就礪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快飲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棄資糧器仗狼藉於道牛馬或斫其腰刺其後蓋使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淸塞鎭擒殺過當平虜鎭都領祿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淸塞

鎭遁去官軍攻延州又聞賊兵後至者大入境惟留
內廂自衛其餘悉發而後軍獨遇于楊州擒殺數十
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就礪獲輜重徐行至沙峴浦賊
突出狙擊就礪力戰却之獲輜重而至元純出迎西
門外賀曰卒遇强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
一毫之失公之力也馬上擧酒爲壽兩軍將士及諸
城父老皆叩頭曰今者與强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
謂難矣而開平墨匠香山原林之役後軍每爲先鋒
以少擊衆使我老弱獲全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
已賊復聚衆百五十人犯昌州官軍擊走之也博州

夜襲賊于興郊驛虜四十餘人明日又戰洪法寺克之又明日將軍金公奭與賊戰于州城門外殺獲五十餘人公奭手斬帶銀牌者官軍入城休卒賊夜涉淸川江指西京官軍與賊戰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賊至西京城外屠安定林原驛官軍不能沮遏賊氷渡大同江遂入西海道屠黃州明年拜就礪金吾衛上將軍又遣承宣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仲龜與賊戰敗于陶公驛初中軍奏請濟師以左承宣車倜爲前軍兵馬使大將軍李傳金君綏爲副上將軍宋臣卿爲左軍兵馬使崔愈恭李實春爲副幷前

三軍爲五軍次于安州太祖灘與戰大敗奔還賊乘勝馳突就礪與文備逆擊之奮劒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而還賊追至宣義門而退遂寇牛峯趣臨江長湍於是更閱五軍以禦之賊陷東州忠獻奏曰契丹兵過東州勢將南下五軍逗遛不戰徒費糧餉請罷中軍兵馬使吳應夫職以前軍兵馬使崔元世代之以就礪爲前軍兵馬使賊指交河過澄波渡官軍擊却之賊至豐壤縣官軍將渡橫灘賊兵尾擊之左軍先敗中軍後軍白山外出賊背擊却之追至盧元驛斬馘甚多牛馬衣糧盡棄而去前軍右軍戰于砥

平縣敗之獲馬千餘匹賊入原州凡九戰城中食盡
城遂陷以大將軍任輔爲加發兵馬使選城中公私
奴隷充部伍而遣之前軍右軍遇賊于楊根砥平屢
戰取金銀牌及傘子官軍追賊至黃驪縣法泉寺翼
日元世就礪與賊戰于麥谷斬獲三百餘級後三日
追至朴達峴任輔亦將兵來官軍登嶺而宿質明賊
進軍于嶺之南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就礪分軍左
右從中鼓之士皆殊死戰賊大潰老弱男女兵仗輜
重狼藉委棄賊由是不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大
關山嶺獲王帶金銀牌賊趨咸州遂入女眞地得女

眞兵復振長驅而來就礪回軍忽遘疾將佐請歸就醫藥答曰寧爲邊城鬼可歸安於家乎疾甚勑歸京理疾肩輿至京累月乃瘳賊復聚寇高州和州陷豫州於是罷五軍置三軍明年賊又大至以趙冲爲西北面元帥就礪爲兵馬使王親授鉞遣之冲就礪等數與賊戰敗之賊勢窮入保江東城哈眞札剌與完顏子淵追討契丹直指江東遣人請兵糧諸將皆憚於行就礪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彼意後悔何及冲曰然此大事非其人不可遣就礪曰事不辭難臣分也吾雖不才請爲公一行冲曰軍中之事徒倚

公重公去可乎就礪乃與知兵馬事韓光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哈眞使通事語就礪曰果與我結好當先遥禮蒙古皇帝次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只拜蒙古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而鬚過其腹毎盛服必使兩婢子分擧其鬚而後束帶哈眞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同坐問年幾何就礪曰近六十矣哈眞曰我未五十矣旣爲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就礪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眞曰吾嘗征伐六國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重兄之故視

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出門扶腋上馬數日冲亦至哈眞問元帥年與兄孰長就礪曰長於我矣乃引冲上坐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以銛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瞥我軍士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冲就礪跪起承迎甚熟哈眞等極歡哈眞善飲與冲較優劣約不勝者罰之冲引滿雖多無醉色及別擧一杯不飲曰非不能飲勝而如約則公必受罰矣寧我見罰主人而罰客可乎哈眞重其言而大悅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三百步而止哈眞自城南門鑿池廣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委之

就礪皆令鑿隍以防逃逸賊勢窘四十餘人踰城降於蒙古軍前賊魁喊捨王子自縊死軍卒婦女五萬餘人開城門出降哈眞與冲等行視投降之狀王子妻息及僞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於馬前其餘寬其死使諸軍守之哈眞曰我等來自萬里與貴國合力破賊千載之幸也禮當往拜國王吾軍衆難於遠行但遣使陳謝耳哈眞札剌請冲就礪同盟曰兩國永爲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冲設犒師宴哈眞以婦女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冲就礪各九人駿馬

各九匹其餘悉自隨冲以契丹俘虜分送州縣擇閒
曠地居之量給田土業農爲民俗呼爲契丹塲是年
義州賊韓恂多智殺守將連諸城以叛以樞密副使
李克偦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就礪將右軍討之明
年拜樞密副使代克偦將中軍恂智等投金元帥亏
哥下亏哥下誘斬二人傳首于京三軍請理諸城從
逆之罪就礪曰書云殲厥巨魁脅從罔治大軍所臨
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矣况因契丹闗東爲墟今又
自撤藩籬可乎遣郭元固金甫貞宗周秩宗周賫等
往義州安集遺民周賫貪婪多受人賂無賂者借事

誅殺州人怨之引賊黨踰城而入殺周賚等元固甫貞逃奔以告就礪遣判官錄事諭以禍福繼遣大將軍趙廉卿討之賊黨尾鮮時契丹餘衆竄伏寧邊山中時出鈔盜就礪遣將擊破之北境以安明年陞樞密使兵部尚書判三司事俄遷叅知政事十五年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遂拜侍中二十一年卒謚威烈就礪爲人節儉正直持軍嚴肅士卒不犯秋毫有酒郎用一卮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役事皆讓於冲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爲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配享高宗廟庭

朴犀

宋文胄

朴犀竹州人高宗十八年爲西北面兵馬使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將軍金仲溫金慶孫靜朔渭泰州守令率兵會龜州犀以仲溫軍守城東西慶孫軍守城南都護別抄及渭泰州別抄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蒙兵圍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城中軍突出擊之蒙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降犀斬之蒙古選精騎三百攻北門犀擊却之蒙古創樓車及大床裹以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且陷蒙兵壓死者三

十餘人又爇朽茨以焚木床蒙人錯愕而散蒙古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又以人膏漬薪厚積縱火攻城犀灌以水火愈熾令取泥土和水投之乃滅蒙古又車載草爇之以攻譙樓犀預貯水樓上灌之火焰熄蒙古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輒乘機應變守益固蒙古不克而退復驅北界諸城兵來攻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廓五十間犀隨毁隨葺鎖以鐵絙蒙古不敢復攻犀出戰擊之大捷蒙古復以大砲車攻之犀又發砲車飛石擊殺無算蒙古退屯樹柵以守撤禮塔遣我國通事

以淮安公侹牒至龜州諭降犀不聽蒙古又造雲梯攻城犀以大于浦迎擊之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刃大兵也王遣右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人往龜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侹講和于蒙古我三軍亦已降可罷戰出降諭之數四猶不聽曦憂憤欲拔劍自刺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蒙使至以犀固守不降欲殺之崔怡謂犀曰卿於國家忠節無比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卿其圖之犀乃退歸其鄉蒙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七十者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

未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爲將相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宋文冑亦從軍龜州者也以功超授郎將二十三年爲竹州防護別監蒙古至竹州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之蒙古復以砲攻城城門輒摧落城中亦以砲逆擊之蒙古不敢近又以人油灌藁縱火攻之文冑一時開門突擊之蒙古死者不可勝數蒙古多方攻之凡十五日竟不能拔乃燒攻具而去文冑在龜州熟知蒙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曰今日賊必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論

功拜左右衛將軍

金慶孫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夢五色雲間有衆擁一青衣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及生美容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莊重智勇絶人有膽略怒則鬚髮輒竪早以蔭進歷華顯嘗處室必著皂衫如對賓

高宗十八年爲靜州分道將軍蒙古兵渡鴨綠屠鐵州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內敢死士十二人開門出力戰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繼至州人度不能守皆奔竄慶孫入城無一人在者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

食七日到龜州朔州戍將金仲溫亦棄城來奔兵馬使朴犀令仲溫守城東西慶孫守城南蒙兵大至南門慶孫率十二士及諸城別抄將出城令士卒曰爾等不顧身命而不退者右別抄皆伏地不應慶孫悉令還入城獨與十二士進戰手射先鋒黑旗一騎卽倒之十二士因奮戰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手鼓不止四五合蒙古退却慶孫整陣吹雙小笒還犀迎拜而泣慶孫亦拜泣犀於是以守城事一委慶孫蒙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車積草木輾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蒙兵却復來攻慶孫據

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頂中在後徬卒身首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曰不可我動則士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大戰二十餘日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佑非人力也遂解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二十四年爲全羅道指揮使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原栗潭陽諸軍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縣聞慶孫入羅州圍州城賊徒甚盛慶孫登城門望之曰賊雖衆皆芒屩村民耳卽募得可爲別抄者三十餘人集父老泣且謂曰爾州御鄉不可隨他郡降賊父老皆伏地泣慶孫督出戰左

右曰今日之事兵少賊多請待州郡兵至乃戰慶孫
怒叱之於街頭祭錦城山神手奠二爵曰戰勝當畢
獻欲張蓋而出左右進曰如此恐爲賊所識慶孫又
叱退之遂開門出懸門未下召守門者將斬之即下
懸門延年戒其徒曰指揮使乃龜州成功大將人望
甚重吾當生擒之爲都統勿射又恐爲流矢所中皆
不用弓矢以短兵戰兵始交延年恃其勇直前將執
慶孫馬轡以出慶孫拔劒督戰別抄皆殊死戰斬延
年乘勝逐之賊徒大潰一方復定入拜樞密院知奏
事有人譖于崔怡曰慶孫父子欲蠱相公且有異志

怡檢覆無實乃投譖者于江轉樞密院副使三十六年崔沆忌慶孫得衆心流白翎島後二年沆弒繼母大氏幷投前夫子吳承績于江以慶孫爲承績姻親遣人配所投海中慶孫累立大功朝野倚重遽爲姦賊所害人皆痛惜

李子晟

李子晟牛峯郡人父公靖兵部尚書子晟性剛烈有勇力善射屢從軍有功遷至上將軍高宗十八年蒙古元帥撒禮塔擧兵來侵王命將帥三軍禦之屯洞仙驛會日暮諜者報無賊三軍解鞍而息有人登山

呼曰蒙古兵至矣軍中大驚皆潰蒙兵八千餘人突
至子晟及將軍李承子盧坦等五六人殊死拒戰子
晟中流矢坦中槊墜馬有兵救之僅免三軍始集而
與戰蒙兵稍却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蒙古兵
應弦而仆官軍乘勝擊走之明年遷都江華御史臺
皁隷李通乘開京虛嘯聚畿縣草賊及城中奴隷以
反遂留守兵馬使遂作三軍移牒諸寺招集僧徒掠
取公私錢穀王以子晟爲後軍陣主寮院副使趙廉
卿爲中軍陣主上將軍崔瑾爲右軍陣主討之賊來
拒于江官軍與戰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別將李甫

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閉門城守甫紿曰吾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門門者信之即開甫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至通家斬之子晟等繼至賊魁計窮逃匿悉捕餘黨誅之初忠州副使于宗柱與判官庾洪翼有隙聞蒙兵將至義城守有異同宗柱領兩班別抄洪翼領奴軍雜類相猜忌及蒙兵至宗柱洪翼與兩班等皆棄城走惟奴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兵退宗柱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軍以蒙兵掠去爲辭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軍之魁者奴軍知之曰蒙兵至則皆走匿不守乃以蒙古人所掠反歸罪吾輩欲

殺之乎盍先圖之乃詐爲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
首謀者家火之凡豪强之有素怨者搜殺無遺且令
境内曰敢匿者滅其家王又遣子晟等率三軍討之
至達川水深未涉方造橋奴軍賊魁數人隔川告曰
吾等欲斬謀首出降子晟曰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
也賊魁等還入城斬謀首僧牛本以來官軍留屯二
日奴軍勇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
所獲財物牛馬來獻又明年命子晟爲中軍兵馬使
討龍門倉賊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又有東京賊
崔山李儒作亂又遣子晟往擊之子晟帥師並日疾

馳據永州城以待賊以爲子晟軍自遠悪來欲乘其勞擊之集永州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休士數日而後與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則愈怠若曠日持久則賊得我情恐生他變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陣奮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令曰脅從罔治民大悅子晟自平東京後將士日集其門恐爲權貴所忌謝疾杜門人稱知幾以門下平章事卒諡義烈

海東名將傳卷之二 終

將 天